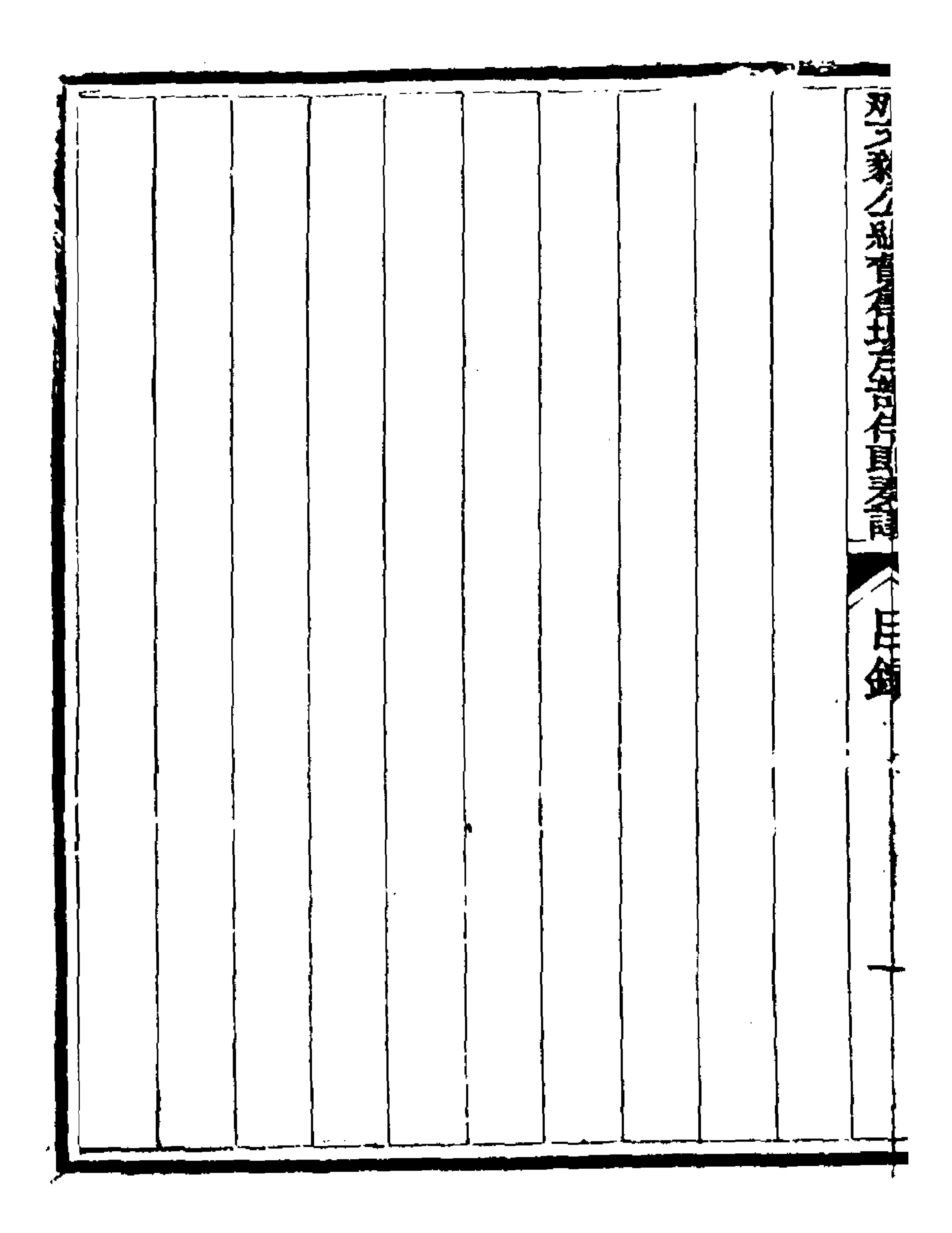
那文毅公奏議

那文毅公總督倉場戶部侍郎奏議卷五十三目錄附官階



那文毅公總督倉場戶部侍郎奏議卷五十三上

男容安恭輯

倉場疏奏

容安謹按　先公自丙子獲咎罷斥至戊寅春
恩擢翰林院侍講迨己卯夏歷陞至倉場侍郎今
上皇帝御極衆
恩擢任吏部刑部尚書京部奏章雖多類皆循例之事
今謹擇例外數事恭載如左

嘉慶二十四年五月會同莫公晉
奏爲恭摺奏

聞事五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孫玉庭等奏叅縱容幫丁索費捐勒米結之運弁並違例濫結之知縣請分别革職解任究辦一摺所有該幫米石著飭令糧道斌良督押各運弁迅速挽運抵通沿途嚴查攙和等弊交兌後著倉塲侍郎傳旨將運弁胡泉高峯雲王復一楊經士柯鵬翥錢佐六員先行革職同頭伍人等一併鎖拏解往江蘇交該督等嚴審定擬具奏欽此於本月二十四日抄出到臣衙門臣等查

泗州後幫於五月二十二日挽抵通壩業經交卸

全完隨即飛飭該糧道斌良督押在後之蘇州白

糧等五幫嚴查沿途攙和等弊一面將現已交卸全完之泗州後幫運弁楊經士先行傳到訊據供稱該幫兌運常熟縣漕糧內有代押泗州前幫攙兌崑山縣漕船五隻遵例完竣該縣已出具運官並無縱丁需索印結等語其在後之蘇州白糧等五幫現俱挽過津關若俟到通交卸時再行查拏恐伍丁等或致聞風逃逸臣等當即專派通州協副將七十一前往北運河一帶迎拏茲於五月二十八日業已全行提傳到案臣等當即訊據蘇州白糧幫運弁錢佐太倉後幫運弁胡泉蘇州後幫

運弁王復一鎭海後幫運弁高峯雲江淮頭幫運弁柯鵬翥等供稱該幫或兌運崑山縣漕糧或兌運新陽縣漕糧或兌運崑山新陽二縣漕糧因糧船開行限緊不敢遲延不得不聽留伍丁南守候領取存公銀兩是以一面前進一面禀明糧道在南嚴催伍丁趕緊前來至今尚未到幫至於通關米結向例交兌廳員並不交給伍丁之手其在南需索運弁實不知情如有串通情事將來旗丁對質豈肯代爲容隱伍丁如果在幫運弁亦豈肯隱匿致干罪戾等語惟旗丁毛六藝一名本係泗州

前幫旗丁撥兌崑山縣漕船五隻現在泗州後幫
充當頭丁又旗丁周大森係蘇州後幫頭丁周三
栢之子據供僅止照料船中家務南漕兌米素不
與知等語查該二丁一係兌運崑山縣漕糧一係
頭丁之子代其父在船照料均未便置之不問自
應一併解往其餘應訊頭伍並未來通應由該省
就近查拏至現在蘇州白糧等五幫日內亦可到
通業經臣檄委各該幫副弁暫行管押又現有糧
道總運照料自不致有攙和遲悞所有該六幫運
弁楊經士錢佐胡泉王復一高峯雲柯鵬翥等六

員遵
旨先行革職同應行質訊之旗丁毛六藝周大森二名一
併鎖拏當即飭知通永河道任衡蕙通州協副將
七十一派撥弁役押解起程並知會前途文武員
弁一體遵照嚴密管押解往江蘇歸案審辦咨送
兩江總督等查辦謹
奏奉
旨知道了
嘉慶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會同莫公晉
奏為役力疲乏酌議調劑以裨運務叩懇

天恩事據大通橋監督富斌等呈稱大通橋車戶承運漕糧所領脚價扣項頗多辦運實屬不敷本年自六月以來疊次大雨各處道路俱積水窪陷泥濘難行所有此項車一百二十輛因拉運日久牲畜疲乏不敷轉運必須添車加價修墊道路方能無悞第一切費用浩繁並無別款可支該役等恐悞運獲咎等語職等在橋目擊情形車戶疲乏屬實懇請將該役等應扣津貼各倉筒兒銀二千六百兩本年暫免坐扣並應交十六年逾額掣欠銀二千八十四兩緩扣一年俾紓從力若不稍爲調劑誠

恐貽悞運務等情前來臣等查大通橋車戶轉運
漕糧只有應領脚價此外別無應得款項經費有
常亦斷不能另議加增當經飭駁仍即嚴催運辦
後因七月間連次大雨泥濘糧車難行修墊道路
並添車加價一切用度過多該車戶等極力趕運
不敢遲延未免疲累臣等再四籌酌查向來車戶
津貼各倉收米餚兒錢一項在於大通橋應領脚
價內照數扣出例爲橋壩辦公之用每年約得銀
二千數百餘兩嘉慶十一年大通橋車戶辦運維
艱所領脚價銀兩不敷支用經前任倉場侍郎賡

寅等奏請將應扣箇兒錢銀免其扣存暫行添補
車戶脚價在案今歲該役誠屬賠累但若照所稟
箇兒錢掣欠銀兩項均免扣交未免過多今擬照
十一年之例將此項箇兒錢銀本年暫免坐扣一
年俾可稍爲貼補仰懇
聖慈格外施恩
俯准通融辦理則該車戶等運費有資僱覓車輛無虞拮
据臣等加緊督催監督等趕緊轉運糧石迅速趕
進各倉不任稍有遲悞謹
奏

嘉慶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奉

上諭那彥成等奏役力疲乏懇恩調劑一摺大通橋車戶承運漕糧所領脚價向應扣出津貼各倉筒兒錢以爲橋壩公用本年連次大雨道途泥濘該車戶等添備車輛修墊道路所領運脚不敷辦公係屬實在情形加恩著照所請准其將本年應扣津貼各倉筒兒錢計銀二千六百兩暫免坐扣以紓役力

嘉慶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會同莫公晉漕運總督成公寧

奏爲恭摺覆奏事八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現在永定河漫水下注下游各州縣被淹辦理賑卹需用米石不少著那彥成等會同成寧查明江廣尾幫各軍船已過揚村者概令寄剝運通其尚在揚村以南各幫船著與方受疇會商約計應需米若干即將該軍船所載米石截卸北倉交延豐幫同料理派員看守其軍船即由彼回空方受疇核計何州縣需米若干飭令徑由北倉分晰領運可也特此諭知那彥成莫晉方受疇並傳諭延豐知之欽此臣等跪讀之下伏查在後江廣各幫應由揚村寄剝到通米石臣前奉

諭旨如屆時起剝不及即在北倉截卸二十萬石亦無不

可欽此臣等連日親赴河干察看水勢情形並與調任
漕臣李奕疇鹽政臣延豐往返札商似可毋庸截
卸意見相同業由前任漕臣具
奏在案今復欽奉
諭旨以永定河漫水下注各州縣被淹辦理賑卹需用米
石著與方受疇會商約計應需米石若干截卸北倉交
延豐幫同料理欽此臣成寧適抵通州臣等三人彼此
熟商此時重船均已到天津若俟咨明方受疇應
需米數再商截卸則船已挽抵楊村截卸不及今
仍欽遵前降

諭旨截留北倉二十萬石咨明方受疇屆時差官領取所
餘之米俟明春再爲運送歸倉 臣等即一面知會
延豐先須預備北倉廒座欽遵
諭旨料理截卸事宜再查江廣應行寄剝到通起卸軍船
共十一幫其最後之九江鉛山湖南頭二三等五
幫共計洪斛米十八萬餘石除應撥滄州駐防兵
平斛米一萬餘石外仍應存洪斛米十七萬餘石
即將此五幫照數截卸北倉似已足敷應用不必
拘泥二十萬之數現已咨明督 臣 方受疇鹽政 臣
延豐謹

奏

嘉慶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奉

上諭那彥成等奏料理截卸北倉米石以備賑需一摺江廣在後各幫船現在均已行抵天津那彥成等會商將最後九江前鉛山湖南頭二三等五幫共斛米十八萬石除給撥滄州駐防兵平斛米一萬餘石其餘十七萬餘石截卸北倉已足敷用着即照所請如數截卸妥為存貯一面知會方受疇查明某州縣應需賑米若干派員分領運往可也

嘉慶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會同莫公晉

奏爲請

旨事竊照大通橋監督滿漢各一各係二年差滿時另於各倉監督內揀選調補今查該橋漢監督張秉桓係於上年十二月十一日甫經到任而滿監督富斌又於本年二月初六日即應差滿該二員更換之期相距僅及月餘查大通橋與坐糧廳專司起卸轉運事務既繁而各項車戸人役五方襍處一切彈壓役使均關緊要本年新糧轉瞬即至所有先漕一切事宜皆應預爲籌備必須熟手經理方可無悞伏查乾隆二十八及四十九等年曾因該

橋監督同時任滿飭經臣衙門奏留一員以資熟
手又於嘉慶二十年因坐糧廳員更換之期相距
僅及兩月經臣衙門將漢廳員任蘭祐再留半年
以資熟手均蒙
允准辦有成案廳橋事同一律合無仰懇
聖恩准將大通橋滿監督富斌留至今年漕竣之後再行
更換得有熟手經理實於運務有裨謹
奏奉
旨依議
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初四日會同莫公晉

奏爲停解部庫額稅銀兩備貯支用事據坐糧廳玉英沈蘭生呈稱職廳等自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起至二十四年連閏至十一月初八日止一年期滿共收商糧稅銀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兩八錢五分六釐業經摺奏所收之項於嘉慶二十五年通惠河歲修工程等項之用除將收稅冊檔於關期屆滿題報考核之期先行呈送并動支經費應歸於本年考核案內呈送所有正額銀六千三百三十九兩二錢六分盈餘銀六千六兩五錢九分六釐因所收火耗不敷經費動支盈餘添補銀一千

三百九兩七錢五分六釐廳存盈餘銀四千六百九十六兩八錢四分通共存銀一萬一千三十六兩一錢應支放嘉慶二十五年通惠河歲修工程銀三千九百五十八兩四錢二分又通惠河平下平上慶豐等閘北岸滾水石壩工程銀七千八百八十七兩零通流慶豐等閘閘板麻繩銀八百一十五兩五錢二分外河八汛并備造剎板麻繩銀一百八十四兩七錢九分一釐各汛存季俸薪等銀一百九十八兩六錢六分六釐各閘閘夫工食銀六十二兩通共應放銀一萬三千一百六兩三

錢九分七釐除存銀兩全數給發外尚不敷各項
支放銀二千七十兩二錢九分七釐且現在所收
首季錢糧僅止本地土產爲數無幾現在按月應
支放經費及各役工食等項之用其不敷銀兩實
無應動之項而工程又不能刻緩惟查嘉慶二十
二年十二月初九日起至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
初八日止一年徵收稅課於嘉慶二十四年業經
支放淸楚現在本年造冊奏銷除支用外尚有應
解戶部額稅銀三千一百三十六兩五錢二分六
釐又收通永道移解扣存各員分賠核減等錢五

百九十五兩八錢五釐通共銀三千七百三十二兩三錢三分一釐應請將此項銀兩留支前項不敷銀二千七十兩二錢九分七釐尚存銀一千六百六十二兩三分四釐以備支發本年加鑲工程及各閘備板各汛俸薪閘夫工食等項之用以濟公務所有本年留支銀兩應請歸於下年稅課奏銷收存項下造冊報銷理合呈明據情轉

奏等情到臣該臣等覆核無異所有坐糧廳呈請停解留支該年應存額稅銀兩原係照例通融辦理伏

乞

皇上勅部查核施行謹

奏奉

旨戶部查核具奏

咨安謹按此奏經戶部核議除動用不敷外餘
剩銀兩例應解部不准留支奉

旨依議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賞戴單眼花翎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奉

上諭向例各省重運漕船抵通於七月十五日前後即全

數回空嗣因沿途阻滯抵通較遲不能如期歸次迄今已三十餘年未符定制本年南糧重運北來行走迅速甫屆七月中旬即已全數回空從此歸次日早冬兌冬開年年可復舊規此皆上年飭令各督撫嚴催交兌押令依限開行該漕督等沿途催趲認眞且本年各幫米色俱皆乾圓潔淨倉場侍郎等尅期驗收毫無留滯是以漕政大有起色著傳諭有漕省分各督撫及漕運總督一切交兌催趲事宜均照此次辦理不可稍生懈弛除督運各員前經施恩外那彥成莫晉及坐糧廳司員玉英沈蘭生俱著加恩交部議敘那彥成從前曾賞戴雙

眼花翎著加恩賞戴單眼花翎以示奬勵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日會同英公晉

奏爲據實聲明事據富新倉滿監督瑞慶呈稱本月十四日辰刻奉委飭令就近催趲富新等倉一帶進倉及回空車輛遲即於是日午刻出倉催趲興平南新舊太等倉車輛行至朝陽門水關適有倉役來稟查倉御史到倉隨即趕回因徧身灰土礙難即見暫趨值宿公所淨面更衣甫出公所門首御史業已出倉雖經覿面未及接見茲於本月十六日經御史以擅離職守參

奏奉

旨交部議處欽此謹將十四日因出倉情形呈明察核等

情嘗經臣等據情移咨吏部查核辦理在案旋准

吏部覆稱查富新倉監督瑞慶經查倉御史王家

相奏參奉

旨交部議處本部業已定議今據該監督是日公出緣由

本部查該監督既經奉委公出即當移會漢監督

在倉監收亦不應將鑰匙遞交家丁收管未便據

咨辦理咨覆前來臣等查該監督實係臣等票委

幫同大通橋監督就近催趲一帶進倉及回空車

輛以速運務其因公出倉之處有原發票文可憑並非擅離職守惟未知會漢監督在倉照料并不應將鑰匙遽交家丁收管是其錯謬殊屬違
令相應據實參奏請
旨交部議處謹
奏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旨監督瑞慶奉委出倉自應將鑰匙移交漢監督收管乃擅付家丁收執殊屬錯謬仍著交部議處

邪文毅公總督倉塲戸部侍郎奏議卷五十三上

官階

道光元年七月初三日

擢調刑部尚書兼署吏部尚書管理宗人府銀庫

道光元年七月初十日

命兼閱兵大臣

擢調正藍旗滿洲都統

道光元年八月初六日

命署兵部尚書

道光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命署正黃旗滿洲都統

道光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命署吏部尚書

道光二年三月十一日

命署吏部尚書

道光二年四月十三日

擢兼內大臣

那文毅公刑部尚書奏議總目 官階附

那文毅公刑部尚書奏議卷五十三目錄 官階附

那文毅公刑部尚書奏議卷五十三下

男 容安恭輯

總匯定讞

容安謹案 先公受

三朝恩遇官周六部京職奏章惟秋曹爲繁重 先高祖

文勤公 先曾祖文成公均曾綜理秋曹 先

公秉 兩代彝訓持平折獄準以中正嘗示 安

曰案者案也如几案之有面四圍展布取其平

正平正則置器於上不偏不倚則案之能事畢

矣倘預有先見必至縱枉不平則非案也 先

公掌斯職者年餘輯讞盈千件不及全載茲謹
擇載四十件皆 先人手製創稿會同入奏大
抵以扶教化正人心破邪奸伸法令刑期無刑
而不致死者含冤辟以止辟而不使草菅人命
造就後學甄陶秋曹僚屬今之蒸蒸日上者正
不乏人上宣
聖德下承家學一時白雲亭上稱盛事焉
道光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
士藏公均元尚書韓公崶及諸侍郎
奏為掌印司員承審命案訊辦不公顯有聽受嘱

情弊並司員代案犯賄囑書吏請

旨一併革職審訊以成信讞事准都察院咨送宛平縣民婦李劉氏呈控民人傅大喝令武三將伊夫李大毆斃該縣不爲究辦一案臣等查閱李劉氏原呈內稱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傅大強令伊夫李大看墳李大不允傅大喝令武三將其毆斃檢查宛平縣卷原驗李大屍身係內損身死訊據武三供認因向李大索欠起衅趕揪李大致李大掙脫失跌身死傅大並未在場等語與屍親各執一詞當經發分直隸司審辦臣等屢向掌印郎中舒通阿

查詢現訊情節舒通阿聲稱傅大是日委未在場有要証王劉氏供詞可憑 臣 等復諭令悉心研鞫七月初二日 臣 韓封進署舒通阿一人上堂手持片簿呈請標畫內開行令順天府轉飭大興縣壓令屍親領棺埋葬等語 臣 韓封查辦理命案例於擬結後飭屬領棺埋葬斷無案情未定先行壓令屍親領棺之理且屍親既不肯領棺自必心未輸服而該司滿漢司員甚多何以只舒通阿一人上堂尤屬可疑隨以所辦與例不符駁令再行秉公詳審旋據該司漢主稿主事梁恩照面稟舒通阿

辦理此案獨斷獨行傅大到案並未收禁亦不深
加訊究所辦實未公允因此同司各員俱與舒通
阿意見不同請另派員審訊等語臣韓封隨商之
臣戴均元臣那彥成等將此案改調貴州司並派
員會同審訊節據該司員等審出傅大開菓子行
生理因新造墳塋與已死之李大鄰近令舖夥武
三屢邀李大看墳李大不允與武三口角揪扭傅
大聲言與李大打場官司武三即拾磚自行砸傷
額顱圖向詐賴李大跑走傅大喝令武三將李大
揪回武三趕上李大將其棉袄揪住李大用力往

前一掙武三鬆手李大撲跌內損身死傅大當令
村鄰王四向屍親李劉氏賄和許給京錢五百弔
地三十畝李劉氏不允傅大復賄囑見証王劉氏
到官代為隱瞞　臣　部傳到王四供認代傅大賄和
屍親王劉氏亦供認曾受傅大賄囑是以將傅大
嚇令實情匿不供吐等情維時屍妻李劉氏仍以
伊夫耳後及兩腿有傷懇請檢驗　臣　等隨復派員
前詣停棺處所如法檢出李大屍骨左耳竅近上
有青色一處係拳傷兩腿有栽磕傷三處其原驗
內損情形皮肉消化無憑復檢連日審訊武三據

供傳大喝令趕揪李大之時伊曾用拳毆其左耳邊一下並據宛平縣仵作范志供認該縣來相驗之先傳大曾以京錢三百弔向伊等打點伊與在逃之刑書張庭榮及已故原差劉祥各分錢一百弔即係劉祥過付伊隨該縣相驗見李大屍身鼻竅有食物穀道糞出與洗冤錄所載內損情形相符是以喝報內損其餘傷痕因聽囑匿末申報質之傳大供俱脗合傳訊屍妻李劉氏亦稱伊夫穀道糞出伊曾親見等語是宛平縣原驗內損身死之處尚無錯誤而刑仵受賄隱匿傷痕已屬確據

至現訊傅大主使武三趕揪李大致令跌斃按律
應以傅大擬抵而臣部直隸司原審傅大並未在
場竟以正兇爲無干之人案情出入甚大該司掌
印郎中舒通阿既經屍親指告傅大係喝令正兇
何以傅大到案並不收禁承審累月又不認眞研
訊幾使正兇漏網復欲壓令屍親領棺獨持片簿
上堂希冀朦混結案現據主稿漢司員衆恩照面
稟舒通阿獨斷獨行並不商之同司各員是其種
種紕繆逈出情理之外至傅大以市儈之徒致斃
人命賄和屍親不允旋復賄囑刑仵賍數纍纍而

臣部承審之掌印司員於應抵正兇不爲收禁嚴
究轉欲勒令屍親領棺顯有聽受賄囑有心顛倒
情弊進日督同司員晝夜熬審乃傳大恃無質証
茹刑不吐嚴訊該司承辦經承王鼎榮供認傳大
到案時有兵部侍郎哈豐阿之子臣部雲南司額
外主事興貴曾託照應傳大許給該吏京錢一百
弔復訊傳大無可狡賴始稱伊與興貴係屬世交
託其在部照應嗣興貴告知業已囑托書吏許給
京錢一百弔等語而於如何賄囑舒通阿之處仍
堅不吐實臣等查興貴以本部司員代人賄囑書

吏實屬骫法營私而舒通阿審辦不公是否即係
興貴代向賄求抑或別有請託之人並恐興貴亦
有從中染指情事必須徹底根究務須水落石出
以儆貪邪而昭憲典相應請
旨將　臣部直隸司掌印郎中舒通阿雲南司額外主事
興貴一併革職審訊並傳該員等家人提同該司
書役人等與傅大隔別嚴訊確情仍一面行文順
天府及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勒緝宛平縣書吏張
庭榮歸案審辦至前署宛平縣知縣周衡相驗不
實亦有應得之咎統俟　臣等審明有無別情再行

附參謹

奏

道光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此案刑部郎中舒通阿承審命案於應抵正兇不收禁嚴究實出情理之外可惡之至轉欲勒令屍親領棺王事興貴代犯人賄囑書吏實屬徇法營私刑部堂官於未經定案之先查明據實參奏不稍狗庇甚屬可嘉刑部堂官俱著先行交部議敘舒通阿興貴俱著革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提集人証秉公嚴審徹底根究定擬具奏在逃之書吏張廷棨著步

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迅速緝獲歸案審辦
道光元年十二月初八日奉
旨兵部郎中慶恩員外郎慶志俱著革職歸案審訊
道光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會同軍機大臣刑部尙
書侍郎
奏爲會同嚴審定擬具奏事據刑部奏派司員承審
命案辦理不公等情一案奉
旨刑部郎中舒通阿主事興貴俱著革職交軍機大臣
會同刑部提集人證秉公嚴審徹底根究定擬具奏
欽此節經臣等究出興貴之父兵部侍郎哈豐阿

託兵部員外郎慶志告知慶志之兄兵部郎中慶
恩向舒通阿囑託先後奏奉
諭旨將哈豐阿慶志慶恩俱著革職審訊前據順天府
衙門將在逃之書吏張廷榮等緝獲送部審辦臣
等提齊犯証詳加研鞫緣傅大籍隸宛平開設菓
子行生理武三係傅大鋪夥與已死李大素識無
嫌傅大有墳塋一座坐落縣屬北旺村地方先係
李大堂弟李秋兒看管道光元年正月間李秋兒
身故傅大因墳地與李大住屋毗連欲其就近看
管令鋪夥武三向說並允給地五畝房屋三間居

住看墳李大含糊應允二月二十八日傅大武三與李大在村口路遇武三詢問李大何時移居傅大墳上李大聲稱五畝地不敷用度須添五畝方去看墳武三以李大復行翻悔嘗向村斥揪扭傅大聲言他不看墳先與他打場喧鬧官司武三隨放開李大拾取碎石自將額顱砸破與向鬬嚇李大跑走傅大喝令武三將李大揪回與李大打場官司維時武三正在低頭流血一聞傅大之言即趕至村鄰王劉氏門口適王劉氏在門口站立武三當用右手將李大身後棉襖揪住左手順毆李

大左耳近上一下李大用力往前一掙武三鬆手
李大撲跌倒地內損傅大等趕向攔救無及移時
殞命傅大慮干重罪當囑武三到官一人承認不
必言伊在場許其照應家屬武三亦因傅大相待
素優且李大係伊揪跌致斃遂即應允傅大復託
該村民人王四轉邀樊世達等前往屍妻李劉氏
家賄和許給京錢五百弔地三十畝令其到官不
必供出傅大李劉氏不允經地保報知宛平縣適
該縣公出申請候補知縣甯雲鵬代驗傅大隨託
宛平縣已故原差劉祥轉託刑書仵作共給京錢

三百弔劉祥得錢一百弔仵作范志得錢一百弔
刑書張庭榮得錢五十五弔貼寫書吏朱斌得錢
四十五弔傅大又商見証王劉氏到官將喝令賄
情匿不供吐所有王劉氏涉訟盤費均係傅大代
出三月初一日甯雲鵬詣驗仵作范志驗明李大
屍身鼻竅有食物穀道糞出喝報內損身死並因
先已受賄即將致命左耳近上拳傷並左右腿磕
碰傷四處匿不申報屍妻李劉氏不服甯雲鵬諭
令俟宛平縣親來復驗次日署宛平縣周衡詣驗
范志仍前喝報周衡因所驗鼻竅有食物穀道糞

出與洗冤録內所載內損情形相符定爲內損身死其左耳等處未及詳驗即令棺殮李劉氏旋於三月十二日以傅大喝令武三毆斃其夫等情在都察院呈控咨回順天府改委大興縣審辦王劉氏在城候訊時向傅大埋怨該縣原差馬亮與傅大係屬至戚慮王劉氏供吐實情隨商同夥役劉泳揑稱王劉氏懷孕臨盆稟准取保致未審結李劉氏復以前情在都察院呈控咨送刑部簽分直隸司審辦五月中旬傅大思欲在部打點因兵部侍郎哈豐阿與伊世好其子與貴係刑部雲南司

額外主事遂面見哈豐阿求興貴在部照應哈豐阿諭令興貴俟傅大到部時照應茶水五月底傅大故父傅有爲又至哈豐阿家懇向直隸司承審司員囑託哈豐阿應允因與直隸司掌印郎中舒通阿素不認識憶及前任刑部郎中調任兵部郎中慶恩在刑部年久與舒通阿自必相好又因慶恩到兵部未久未便遽向囑託公事隨向慶恩之弟兵部員外郎慶志告知伊有素好之傅大因武三命案被屍親謊告其實傅大並未在場現在刑部直隸司審辦令其告知慶恩轉託舒通阿照應

早爲完結以省拖累等語慶志回家向慶恩述知慶恩應允旋遇舒通阿將傅大粲由告知囑其照應速結舒通阿以提取文卷尚未到部之言答覆迨傅大到案舒通阿因武三供認揪跌李大致斃傅大狡供並未在場見証王劉氏亦代傅大供剖又因曾受慶恩囑託未將傅大收禁仍交縣看押嗣與慶恩路遇告知文卷已來現在審訊可以速給六月底傅大武三等俱已畫供惟屍妻李劉氏仍稱其夫屍身有傷原驗不實舒通阿諭令具結開檢屍胞弟李二不肯具結舒通阿以屍親既不

具結即繕片囘堂劄行順天府轉飭大興縣飭令屍親領棺經刑部尚書韓崶以辦理命案例於擬結後飭屬領棺埋葬斷無案情未定先令屍親領棺之理駁未標畫諭令秉公覆審惟時興貴先於五月底令雲南司皂役胡泳興代傅大向直隸司書役囑託並令傅大給胡泳興京錢二百吊胡泳興轉給經承王鵬棠京錢五十吊皂役段坤京錢五十吊餘剩京錢一百吊胡泳興私自侵用六月初十日興貴告知傅大業已託過舒通阿當即乘機向傅大借用京錢二百吊二十日興貴復向傅

大探知並未收禁舒通阿並不向其苛求想係伊
父曾經囑託之故起意撞騙隨向傅大聲稱舒通
阿必須酬謝酌定京錢四百弔傅大於二十一日
如數交給與貴自行陸續花用而直隸司主稿司
員梁恩照因舒通阿所繕劄行順天府片文業經
堂駁未畫即以舒通阿審辦不公同司各員意見
不合等情回堂調司派審訊出傅大喝令萠和實
情派員檢明李大屍身左耳竅骨近上拳傷一處
骨色微青左右腿裁磕傷四處其原驗內損情形
無憑覆檢訊據傅大及屍親等僉供原驗時鼻竅

有食物穀道糞出屬實且復檢左耳竅骨近上一
傷跡係致命部位傷甚輕微不致於死其爲死於
內損無疑並究出與貴代傳大賄囑書役等情參
奏奉
旨令 臣 等會同審訊俱各供認前情不諱 臣 等以舒道
阿於屍親指告正兇應禁不禁又未究出喝令寶
情復於未經定案之先即欲飭令屍親領棺若非
得受重賄何至違例謬妄如此之甚隨將傳大與
貴舒道阿隔別研訊據傳大供稱伊祇交給與貴
京錢八百吊此外並未另行花用錢文至與貴曾

否給與舒通阿錢文祇求向興貴摧問據興貴供
稱傅大先給京錢二百弔原係開發書役嗣因伊
父與伊代爲上下囑託是以索借京錢二百弔迨
後傅大告知舒通阿未向苛求始行起意撞騙京
錢四百弔如果轉給舒通阿錢文撞騙之罪並不
輕於過付且尙須追贓入官何肯自任重罪復代
人完贓祇求詳情訊之舒通阿據供伊因慶恩囑
托已有先入之言又因武三王劉氏均代傅大供
剖誤以傅大係屬無干以致種種謬誤實無得受
賄賂情事祇求向傅大等嚴訊各等語隨提傅大

哈豐阿興貴跟隨家人那丹等隔別嚴訊僉供實無向舒通阿行賄情事質之舒通阿家人李二等供亦相符加以搵耳跪鍊熬審多日仍各矢口不移查傳大自在刑部涉訟先後交付興貴京錢八百弔現據興貴胡淥興等供稱已均有著落連日復嚴訊舒通阿堅供伊與慶恩本屬相好並未得受賍私賞因聽其先入之言以致違例錯誤咎無可辭等語是其所供並未得賍之處尚屬可信應即按律定擬查律載凡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又以威力主使他人毆打而致

死傷者並以主使之人爲首下手之人爲從論減主使一等又誣佐不言實情減罪人罪二等又詐欺官司取財計贓准竊盜論免刺竊盜贓五十兩杖六十徒一年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又名例律載稱准者罪只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官司故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論若囚未決放及放而還獲各聽減一等又吏仵受財故檢驗不以實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又枉法贓五十兩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二十五兩杖七十徒一年半二十兩杖六十徒一年不枉法贓折半科罪一十兩杖七

十無祿人各減一等又例載有事以財行求及說事過錢者計所與之贓與受財人同科各等語此案傅大因令舖夥武三轉邀李大看墳不允該犯聲稱與李大打場官司武三趕至李大身後用右手揪住李大衫襖順用左手毆其左耳近上一下李大用力一掙撲跌倒地內損身死查李大之掙跌由於武三之趕揪而武三之趕揪由於傅大之主使應以傅大當其重罪而傅大除節次賄求係屬輕罪不議外合依威力主使他人毆打而致死者以主使人爲首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武三合

依下手之人爲從論減主使一等律擬杖一百流
三千里已革侍郎哈豐阿位列卿貳乃與市儈傅
大結交並令伊子興貴在部代爲照應已屬有忝
厥職復因傅大故父傅有爲向其懇求輒令該管
兵部司員慶恩輾轉向刑部承審司員請托致伊
子興貴撞騙多贓實屬辜
恩負職哈豐阿應請
旨發往烏魯木齊効力贖罪已革刑部雲南司額外主
事興貴代傅大晌囑書役付京錢二百弔又向傅
大因事索借京錢二百弔嗣因探知舒通阿審訊

傅大跡涉徇情即指舒通阿之名向傅大撞騙使
用京錢四百弔與貴合依詐欺官司取財計贓准
竊盜論免刺罪只杖一百流三千里該員以大員
子弟身任法曹輒代犯人賄囑書役復揑官撞騙
多贓情罪較重應請
旨一併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已革刑部掌印郎中
舒通阿因聽受慶恩囑托於屍親指令喝告正兇
並未收禁審訊時又不細心推鞫復欲飭令屍親
領棺雖訊無受賄重情第旣聽囑在先卽屬徇情
故出按官司故出入罪全出者以全罪論放而還

獲減一等律應於傳大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
三千里該革員僅只訊取供詞究未成招定案應
再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惟該革員以刑部承
審命案輒敢瞻狥別部大員情面幾至正犯漏網
應請
旨發往伊犁効力贖罪已革兵部員外郎慶志聽從兵
部堂官哈豐阿指使告知伊兒已革兵部郎中慶
恩轉向舒通阿囑托均有不合慶志慶恩均照不
應重律杖八十查慶恩向舒通阿囑托致舒通阿
狥情誤辦業經革職應毋庸議慶志只代堂官傳

與伊兄究未向舒通阿覿面囑托較慶恩情節少輕應否開復原官交部議處恭候

欽定王劉氏聽受賄囑所用傳大錢文並無確數惟經官傳訊將傳大喝令實情匿不供吐幾致罪名出入應照不實情減罪人罪二等律於傳大紋罪上減二等擬杖一百徒三年係婦人照例收贖宛平縣刑書張庭榮得受傳大京錢五十五弔朱斌得錢四十五弔仵作范志得受京錢一百弔於檢驗屍傷曆報傷痕雖非無增減仍應計贓以枉法分別定擬范志合依枉法贓五十兩杖一百流二千

五百里無祿人減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張庭棨等合依枉法贓二十兩以上杖七十徒一年半無祿人減一等杖六十徒一年朱斌合依枉法贓二十兩杖六十徒一年無祿人減一等律杖一百刑部雲南司皂隸胡永興聽從與貴打點直隸司書役從中侵用京錢一百吊合依詐欺官司取財計贓准竊盜論竊盜贓五十兩杖七十徒一年半律杖七十徒一年半直隸司書吏王瀜棠皂役段焜各得受傳大京錢五十吊訊只照應恭水於法尙無所枉均照不枉法贓折半科罪十兩以上杖七

十無祿人減一等律擬杖六十大興縣差役馬亮
因與傅大戚好嗣見要証王劉氏抱怨傅大恐其
當官供出實情商同夥役劉泳代爲具稟取保雖
訊無受賄情事究屬玩法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馬亮仍與王[米甫]崇段焜胡承興各加枷號一箇月
均革役王四樊士達王文學劉富貴張三代傅大
賄和屍親不允亦應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武三
事犯到官在本年四月初七日
恩詔以前前既聽從傅大喝令迫揪致斃人命到官後
復承認正兇匿不吐實應與到官在後之范志張

庭榮朱斌王四等均不准其減免分別定地發配
折責發落餘屬無干概行省釋與貴等所得贓錢
照追入官署宛平縣知縣周衡檢驗屍傷失察吏
仵受賄匿報傷痕雖於罪無所增減究屬相驗不
實應請
旨交部議處謹
奏
道光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上諭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擬司員承辦命案不公分
別治罪一摺此案傳大喝令武三將李大揪毆致斃

刑部直隷司掌印郎中舒通阿聽受囑托不將傅大收禁嚴飭經該堂官參奏當派軍機大臣會同審訊將哈豐阿等輾轉囑托情弊一一訊明將傅大按律問擬絞監候餘犯分別治罪哈豐阿以二品大員結交市儈囑托該管司員代為關說刑部官司實屬卑鄙不堪哈豐阿著即照擬發往烏魯木齊効力贖罪以示懲儆各滿漢大員身居高位即當敦品自重不得與市井之徒往來交接如不知檢束枉法營私不惟身罹罪愆亦且置顏面於何地皆當以哈豐阿為戒至與貴身任司員且係大員之子輒代傅大賄囑

書役復乘機撞騙多贓入已情殊可惡改發伊犁効

力贖罪舒通阿以刑部司員承審命案聽情狥庇幾

至正兇漏網著照擬發往伊犁効力贖罪已革兵部

員外郎慶志僅只代哈豐阿傳話慶恩並未向舒通

阿面托著准其開復原官交部議處前署宛平縣知

縣周衡相驗不實亦著交部議處武三等犯罪名均

不准其援免餘依議

道光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士

戴公均元尚書韓公崶及諸侍郎

奏爲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直隸總督方受疇奏曲周縣民人
倪憲章聽信父言赴京混控審明定擬一摺道光
元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硃批刑部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據直隸總督方受疇
奏稱緝據曲周縣民人倪憲章赴京呈控伊叔倪
添祥商同倪幅祥等將伊出嫁姑母宋倪氏轉賣
因被伊父倪呈祥控告倪添祥挾嫌設計將祖母
張氏綑縛與地方劉幅提稟伊母馬氏綑毆致伊
母被押身死項頸有傷復串通縣書反將伊父問
成徒罪等情經步軍統領訊供具奏奉

旨著交方受疇親提人証卷宗秉公審擬具奏欽此並

准兵部將原告倪憲章咨解到省臣查此案先因

倪憲章之父倪呈祥呈控繼母張氏等將伊妹宋

倪氏主婚改嫁並伊妻馬氏綑扭張氏致傷在押

畏罪自戕經該府驗訊明確擬議由司核轉咨准

部覆將倪呈祥定發充徒在案隨飭提研鞫緣倪

憲章故祖倪有禮在日續娶再醮之婦張氏生女

倪氏嫁與宋之璉為妻倪呈祥倪添祥均係倪有

禮前妻所生經張氏撫養成立嗣倪有禮物故倪

呈祥弟兄與倪張氏分居各度倪呈祥之子倪憲

章在外貿易嘉慶二十一年倪添祥之子倪煥成偷賣家存棉花被倪添祥查知毆詈倪煥成捏稱棉花賣給倪呈祥之妻倪馬氏倪添祥往向倪馬氏討要倪馬氏斥其誣賴互相爭毆倪馬氏將倪添祥手指咬傷倪添祥亦將倪馬氏毆折一齒控縣驗訊將倪添祥責處結案二十三年間倪添祥與倪馬氏口角爭吵倪馬氏肆罵不休倪添祥被鬧忿迫用刀自將顋門砍傷控縣訊明將倪添祥照律責懲倪呈祥不能管教其妻發學戒飭完案是年五月間倪呈祥等之妹朱倪氏因不守婦道

被夫宋之璉休棄倪呈祥意欲央人勸處仍令宋
之璉領回倪張氏因宋倪氏係屬已出理得主婚
未向倪呈祥告知即商同倪添祥於二十四年正
月間將宋倪氏改嫁與喬覺教為妻倪呈祥聞知
氣忿即以伊妹被夫休棄繼母張氏等並不告知
將妹改嫁等情控縣審訊因宋之璉不愿將妻領
回又係伊母主婚改嫁將倪氏仍斷與後夫喬覺
教完娶倪呈祥氣猶未釋復以伊妹被弟倪添祥
私自改嫁赴府呈告批縣傳訊五月十二日倪張
氏因倪呈祥屢次呈告攜帶鐵鍬往找不依行至

倪呈祥門首即用鐵鍬砸門嚷駡時倪呈祥趕集外出倪馬氏理論倪張氏進院倪馬氏將倪張氏推倒用繩綑縛致傷左右手腕右腳踝並抓傷其額顱左右腮頰右手食指倪呈祥回歸瞥見將倪張氏解放嗣經地方劉幅問明情由報縣驗傷訊供將倪馬氏等飭交官媒看管倪馬氏畏罪在押自行抹傷咽喉身死稟驗訊詳將倪呈祥依子告父母得實律擬以杖一百徒三年咨准部覆定發完縣充徒倪憲章於道光元年四月間貿易回歸查知母死在押父亦問徒即赴倪呈祥配所查訊

情由倪呈祥因伊控告母弟自起禍端恐被倪憲
章抱怨不欲告以真情並因地方劉幅據實報縣
劉幅不為勸阻縣書件作亦無照應遂揑稱朱之
瑾係與倪氏口角送回被倪添祥與堂弟倪幅祥
鄰人牛驢子等同謀價賣並串通喬覺教等乘夜
搶娶倪添祥因被告挾嫌持斧劈門設計將繼母
綑縛與地方劉幅揑稟伊妻綑毆復賄囑縣書件
作鎖押懸案將妻毒害身死向倪憲章告知倪憲
章信以為實起意翻控並未告知其父即赴步軍
統領衙門呈控奉

旨交 臣審辦當經飭提來省督同府司逐加研訊據各
供悉前情不諱覆詰倪憲章委因聽信父言未察
虛實冒昧具控並非有心誣陷質訊全案人証供
悉如前案無遁飾將倪憲章照不應重律擬杖八
十加枷號一箇月具
奏前來查律載子毆父母者斬又例載獄卒得受讐
家賄囑謀死本犯者依謀殺人者從律治罪又謀
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又例載
藉越赴京告重事不實並全誣十人以上者發邊
遠充軍又例載卑幼告期親尊長雖得實杖一百

如誣照所誣加凡人罪三等又誣告人死罪未決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又凡不應爲而爲事理重者杖八十又名例內載本條自有罪名依本條科斷各等語詳繹誣告律例立法甚嚴原以刁訟之徒肆其譸張之幻挾嫌捏控牽陷多人或慮恐審虛不敢在本省申訴即赴京控告迨事經昭雪而被控者拖累公庭已遂其傾陷之私故律有加等之文例有囂越擬軍之罪所以正人心而懲刁詐况子於父母同氣與恩期親伯叔與父同尊是以律內誣告期親尊長照所誣加凡人罪三

等即所告得實爲其干名犯義仍律以滿杖此尊卑長幼之分更不得與尋常誣告平人之律相提並論至事不應爲而爲擬以笞杖之律原以律無罪名故各量情而坐若所犯例有本條自應依名例本係自有罪名照本條科斷不得舍本罪於不議牽引比附而曲爲開脫此案倪憲章外出貿易伊母倪馬氏先於二十一年與伊叔倪添祥口角互毆成傷涉訟二十三年倪馬氏又與倪添祥爭鬧控官將伊父倪呈祥發學戒飭是年五月間該犯之姑母朱倪氏被夫休棄伊祖母倪張氏未向

倪呈祥告知即商同倪添祥改嫁與喬顯敎爲妻
倪呈祥聞知即以繼母將妹改嫁並不告知並倪
添祥將妹改嫁等情赴縣府具控倪張氏聞知不
依往向吵鬧被倪馬氏推倒綑縛致傷又抓傷其
額顱等處經地方報縣將倪馬氏看管倪馬氏畏
罪自戕身死維時倪呈祥並未在場將倪呈祥照
子告父母得實律發縣充徒倪窻章回歸赴伊父
倪呈祥配所查詢情由倪呈祥以地方據實報縣
倪幅祥不爲勸阻縣書仵作亦無照應欲飭已非
遂揑稱宋倪氏與夫口角送回被倪添祥與堂弟

倪幅祥鄉人牛驢子等同謀串通將宋倪氏嫁賣倪添祥被控挾嫌將繼母倪張氏綑縛與地方劉幅捏稟係倪馬氏綑毆賄囑縣書仵作鎖押懸案將倪馬氏毒斃該犯倪意章誤聽父言起意糾控該督以倪意章誤聽父言不察虛實冒昧具控並非有心誣陷擬杖加枷倪呈祥並無主使捏控情事仍照原擬流徒等因查倪意章自外回歸前赴伊父配所流離但見至性根心倪呈祥並有以捏飾虛詞而欺其子之理況倪馬氏以子婦毆姑倪呈祥以子告母此等逆倫傷化之事里巷驚傳倪

呈祥縱欲欺其子於一時豈能終掩其非於衆口在該犯倪憲章外出甫歸驚聞家變屬毛離裏豈有不創鉅痛深奔問鄰里確訪其致禍之由何待趨赴伊父配所始得詢悉原委情節已多捏飾且查閱原案倪憲章之母與倪添祥兩經構訟嫌隙已成迨後倪呈祥疊控母弟身罹法網其向倪憲章虛捏之詞即其欲行翻控之意尤屬顯然如係伊父主使控告照一家人共犯則應罪坐伊父該犯尚可原宥今既稱該犯倪憲章起意翻控又稱誤聽父言不察虛實倪呈祥亦並無主使情事是

欲爲父子互相推卸以致自相矛盾設使所告得實則伊叔倪添祥罪干重辟受賄謀命之吏仵罪應論死一經審慮在平人尚不得寬其誣告重事之條況誣告期親尊長羅織多人豈可信其避就之詞遽寬其誣告之罪若如該督所擬是使誣訐尊長者較之誣告平人及誣告尊長得實之罪反輕適足以啟干犯而長刁風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再行研訊確情按律妥擬到日再議謹

奏

容安謹案此案旋據直督遵駁更正將倪憲章

照誣告期親尊長例擬軍奏結

道光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

士戴公均元尚書韓公崶及諸侍郎

奏為遵

旨核議具奏事內閣抄出貴州巡撫明山奏審明赴京

逞刁揑控之原告緝獲命案正兇質審定擬一摺

道光元年九月初三日奉

硃批刑部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據貴州巡撫明山奏

稱竊照婺川縣民曾至宦於七年四月間赴都察

院呈控伊堂姊瑪曾氏與程昌言口角致斃又程

昌言攔搶牛隻將伊毆打率領程元士等搶擄家
財毆傷伊叔五人因縣民田太梅命案程昌言唆
使屍子誣告伊姪曾勝林伊子曾勝方作爲一命
兩兇查正兇實係王東山被程昌言隱瞞包庇又
龔揆等糾衆抄擄伊家財物傷人龔揆與田宗順
等賄買包三死屍訛詐及原差田大椿等屢次詐
去銀錢等情奏奉
諭旨交督臣伯麟審辦伯麟交卸進京經督臣慶保查
案提到人證審係曾勝方戳斃田太梅被縣差將
曾勝方拏獲曾至宦曾勝林等前往奪犯曾勝林

將差役包貴戳死同曾勝方脫逃王東山並非兇
犯曾至宦因差役嚴緊希圖脫罪捏情赴京具摺
共控詞已自認虛誣至脅犯拒殺差役一節因曾
勝林等在逃未獲曾至宦忽自認用鏢杆戳傷包
貴咽喉身死復狡供非伊殺死情詞閃爍難定爰
書將曾至宦與曾勝品曾勝科監候待質俟緝獲
正兇質審辦理奏奉
御批刑部知道欽此隨經臣嚴飭勒緝正兇曾勝林等
務獲據報緝獲曾勝方曾勝林等解省委府審擬
由司審解前來臣逐一研訊緣曾勝方係曾至宦

之子與已死田太梅素識無嫌曾至冉係曾至宦胞兄曾勝林係曾至冉之子曾至冉曾至宦鄰近居住程昌言籍隸四川彭水縣住處與黔川縣連近曾至宦堂姊曾氏因夫故再嫁馮允遠爲妻嘉慶十九年四月初七日馮允遠令曾氏割草喂羊并令縫補布衫曾氏不允馮允遠向其斥駡曾氏頂撞回駡馮允遠將曾氏推跌欲毆當經勸散詎曾氏氣忿潛赴馮允遠地內在桐樹上自縊身死馮允遠趕往看明解下屍身正欲棺殮適曾至宦路過該處問知曾氏自縊情由藉馮允遠與程昌

言曾因糧涉訟之嫌唆使馮允遠移屍圖詐馮允遠將曾氏屍身背至程昌言地內欲向圖賴程昌言赴縣具控該縣將馮允遠管押候審馮允遠情虛畏罪出具悔結將曾氏屍身棺殮馮允遠回家與曾姓商議欲將曾氏埋葬曾氏胞兄曾至由與曾至宦令馮允遠出錢為埋葬超薦之費馮允遠出錢十二千勸程昌言幫出錢八千後因馮允遠程昌言俱未交出錢文曾至宦不依於十一月二十八日邀同曾至由等八人強拉馮允遠耕牛兩隻程昌言耕牛一隻二十年二月初九日又將程

昌言牧放牛一隻强行拉回程昌言等赴縣報搶曾至宦牽拉曾氏命案在巡撫臬司各衙門控告批府提審四月二十九日曾至宦向程傑仕借得牛一隻與甯萬先同行經過程昌言門首程昌言之妻程蘇氏以曾至宦不應強拴伊家牛隻向其嚷罵曾至宦回詈當經甯萬先勸散曾至宦胞姪曾勝寬因程蘇氏將伊叔斥罵心懷不甘邀約曾占敖等尋程蘇氏毆打將其院內曬晾衫褲乘便取回曾至宦料想程昌言必欲告官指攀稱程昌言搶伊牛隻喝令蘇毛狗程紹壯將其毆傷赴縣

喊稟維時程昌言在府候簽聞信趕回亦捏告曾
至宦搶劫銀錢衣物曾至宦又誣告程昌言於五
月十四日率領程元士等搶伊家財將伊叔姪二
人毆傷思南府提齊人證訊明曾氏委係夫妻口
角氣忿自縊究出曾至宦教唆馮允遠移屍圖詐
强拉牛隻各情將曾至宦程昌言分別枷責追出
牛隻給馮允遠程昌言具領結案至程昌言與程
至宦互告搶案發縣另審行至乾魚橋地方曾至
宦堂叔曾大士等將曾至宦奪回出外避匿緫未
到案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夜縣民萬玉昆家被

竊耕牛一隻天亮時胡德周往看田水見一人趕
牛走過馮允升門首疑係偷來之牛喊叫馮允升
出看其人棄牛而逃胡德周以偷牛之賊像係羅
二鑾馮允升將牛收留事主萬玉昆查知出錢二
千向馮允升將牛贖回馮允升以胡德周之言向
羅昌遂告述羅昌遂轉向羅二鑾告知羅二鑾不
依以馮允升不應賴伊爲賊於二十七日邀約田
太梅等向馮允升理論馮允升亦邀曾勝方甯亨
馨等往偕幫護行至羅二鑾屋後坡上彼此相遇
嚷罵爭毆甯亨馨拏木棍幫護田太梅拾石擲傷

曾勝方左顴骨曾勝方趕攏用刀回戳傷田太梅
心坎右倒地身死報縣驗訊差拏曾勝方逃逸曾
至宦許給甯亨馨錢十串寫立字據誘令頂認正
兇甯亨馨到官供認用木棒毆傷田太梅身死該
縣審出頂兇情由飭緝曾至宦等究辦是年十一
月初九日原差田大椿將曾至宦胞兄曾至冉查
獲押令將兇犯曾勝方交出曾至宦聞知邀同曾
勝林等將曾至冉奪回田大椿稟官改差龔揆馮
喜包責緝拏二十四年九月初七日該差馮喜等
訪得曾勝方逃回家中邀同鄉約馮洪義前往將

曾勝方拏獲用鐵鍊擒住拉走適曾至冉等在彼
曾至冉起意令曾至宦等將曾勝方奪回曾至宦
即與曾至冉曾占敖曾勝寬曾勝林五人趕出維
時包貴執住鍊頭押帶曾勝方由屋後坡上行走
曾至宦失跌溝內曾至冉與曾勝林各帶木棍鐵
鏢杆由小路追趕迎面截住曾至冉走至包貴身
旁用棍向包貴毆打包貴側身閃開並未毆及曾
勝林用鏢杆戳傷包貴咽喉左倒地身死馮普上
前救護被曾占敖棍毆左手腕右腳踝餘差吳懼
跑走曾至宦曾占敖等將馮普拏住綑至伊家拷

打問出夥搜姓名捏稱該差等糾搶家財等情控
告思南府審出前情將曾勝科發縣與隨從曾至
官質訊之曾勝品一併收禁曾勝林戳死包貫後
曾至官起意移屍滅跡令曾占敖曾爻將包貫屍
身丢棄龍潭嗣屍身浮起曾至官復將屍綑擡至
四川蘇家壩龜池藏匿石槽洞內希圖移屍抵賴
當經鄉約田宗順問出藏屍處所報縣驗報曾至
官因婺川縣會同鄰封查拏嚴緊恐被拏獲問罪
捏砌程昌吉毆搶牛隻復率衆搶擄家財唆使誣
告毆斃人命並夥搜等糾衆抄搶傷人及屢次訛

索等情赴京在都察院具控奉

諭旨將曾至宦解回審辦因該犯供詞狡展將曾至宦與曾勝科曾勝品臨候待質俟緝獲曾勝林等質訊明確照例辦理嗣據婺川縣將曾勝方曾至冉曾勝林先後拏獲解省質審成招後曾至冉於道光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在貴筑縣病故將現犯解審臣提集曾至宦等逐加研鞫各供前情不諱曾勝方戳傷田太梅身死委因爭鬭被毆回戳適斃並非有心欲殺曾勝林係隨從伊父曾至冉奪犯將差役包貴戳死曾至宦因聽從胞兄曾至冉奪

犯與子姪曾勝方曾勝林俱被拏嚴禁圖脫捏名起意赴京捏告上年解回審問所控情節已自認虛誣惟奪犯拒殺差役前因曾勝林等在逃未獲供詞狡展今三面質証無可置辨實係曾至冉率領打奪以致曾勝林戳傷包貴斃命曾至宦只隨同奪犯委無殺差情事其赴京呈控各情亦據供明係圖准任意捏砌再四嚴詰矢口不移將曾至冉依例擬斬立決曾勝方擬絞監候曾至宦曾勝林擬發伊犁為奴聲明曾至冉業已在監病故曾勝方等援

赦分別准免不准免罪具
奏前來查律載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俱
絞監候又例載有關人命應擬斬絞各犯脫逃二
三年後就獲尋常命案仍照本律本例擬以監候
又驀越赴京告重事不實發邊遠充軍又律載官
司差人捕獲罪人因而傷差人者絞監候殺人爲
首者斬監候下手致命者絞監候爲從各減一等
其率領家人隨從打奪者只坐尊長若家人亦曾
傷人者仍以凡人首從論註云家長坐斬爲從坐
流不言殺人者舉輕以該重又例載官司差人捕

獲罪人如有尊長率領卑幼及家長率領奴僕僱工毆差奪犯並殺死差人案內爲從之卑幼奴僕僱工雖未傷人但經在場助勢者即照凡人爲從論分別科罪又例載官司差人捕獲罪人有聚衆中途打奪毆差致死爲首者斬立決爲從下手致命傷重者絞決幫毆有傷者絞監候隨同拒捕未經毆人成傷之犯俱改發伊犁給官兵爲奴各等語又嘉慶二十二年四月 臣 部議覆陞任伊犁將軍長齡奏調剃遣犯案內將奪犯殺差隨同拒捕未經毆人成傷之犯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安置奏

准通行在案此案曾勝方因田太梅向馮允升理論誣賴羅二變作賊之非馮允升邀該犯前往爭質行至中途彼此相遇嚷罵爭毆該犯曾勝方用刀戳傷田太梅心坎身死脫逃二年之後被獲係尋常命案應仍照本律問擬應如該撫所奏曾勝方合依鬭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擬絞監候事犯在嘉慶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恩詔以前係鬭毆殺人應准免罪照例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具領倘釋免後再犯加一等治罪該

撫奏稱曾至冉因縣差包貴將兇犯曾勝方拏獲

起意率領曾至宦等奪犯致伊子曾勝林戳傷包

貴身死自應按律定擬曾至冉合依官司差人捕

獲罪人聚衆中途打奪毆差致死爲首者斬立決

例擬斬立決業經監幾應毋庸議曾至宦唆使馮

允遠移屍圖詐需索起廟之費不遂强拉馮允遠

程昌言牛隻已經思南府審結枷責該犯因縣差

田太椿將曾至冉拏獲邀人奪回查曾勝方戳死

田太梅與曾至冉本無干涉並非應捕罪人不得

謂之奪犯其赴京告重事不實罪只擬軍應歸聽

從曾至冉打奪曾勝方案內從重問擬曾至倌合
依聚衆中途打奪毆差致死未經毆人成傷之犯
改發伊犁爲奴例發給伊犁兵丁爲奴曾勝林聽
從伊父曾至冉奪犯將差役包貴戳死罪只滿流
惟該犯逞兇下手斃命較之曾至倌在場未經幫
毆情節尤重擬流情浮於法亦應改發伊犁給兵
丁爲奴程昌言於曾勝覓鋪與伊妻口角爭毆順
取衣褲捏報搶劫銀物合依凡人命鬬毆等事報
盜者杖一百例杖一百馮允升收留爲主見被竊
牛隻勒令出錢取贖殊屬不合第事發聽邀同往

於曾勝方等爭毆時拏木棍在場幫護係屬案內
之人其聽從曾至宦賄囑頂認毆死用大梅正兇
旋即據實供明與已經成招定罪者不同應與馮
允升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事犯在
恩詔以前曾至宦曾勝林係豫犯毆斃差役為從情節
較重俱不准援免程昌言等所擬杖罪均予釋免
曾勝科係伊父曾至宦主使揑告搶劫曾勝品係
隨從曾至宦上控律應罪坐尊長馮允遺聽從曾
至宦移屍圖詐業經訊明責處均毋庸議曾勝科
在監病故曾勝品馮允升應行釋放逸犯曾大士

曾勝寬等飭緝獲日另結曾至冉曾勝科在監病故據貴筑縣驗訊刑禁人等均無凌虐情弊亦毋庸議馮曾氏死由自縊與人無尤曾至宦等强拉馮允遠程昌言牛隻均已追繳給領曾至宦應許寗亭磬頂兒錢文係口許虛贓免其追繳曾勝寬等所取程昌言衣服照追給領無干省釋等語臣等查常人糾衆奪犯殺差律言爲首斬監候下手致死絞監候爲從減等擬流至尊長率領家人奪犯殺傷差役律言只坐尊長則未傷人之卑幼律得不坐其傷人之卑幼律以凡人首從論註內復

聲明爲首坐斬爲從坐流原以子弟迫於父兄之
命情非得已故傷人之犯無論致死與否俱擬滿
流以別於常人迨歷次修改條例將律內常人奪
犯殺差首從斬絞各犯應監候者加重改擬立決
爲從未傷人之犯應擬滿流者亦加發伊犁而於
尊長率領家人之案並未議及例內卑幼聽從尊
長奪犯殺傷差役雖未傷人亦以凡人爲從論一
條只因未傷人之卑幼律得勿坐故加重以凡人
爲從論與傷人者同擬滿流而於爲首及傷人之
犯別無加重之文可知常人糾衆打奪之案與尊

長率領家人打奪之案律例各有專條輕重懸殊非可牽引此案曾至冉率領伊弟曾至宦伊子曾勝林等中途奪犯致曾勝林戳傷縣差包貴身死按率領家人隨同打奪本律以凡人首從論曾至冉應擬斬候曾勝林應擬滿流曾至宦雖未傷人惟既在場助勢亦應依例以凡人爲從論與曾勝林一併擬流今該撫將率領家人奪犯殺差爲首之曾至冉與聽從尊長奪犯未經傷人之曾至宦率引常人奪犯殺差例文分別擬以斬決外遣而於傷差致死之曾勝林照率領家人隨同打奪本

律問擬滿流聲明加重擬遣不獨一事兩引並使
下手致死之犯轉輕於未傷人之犯輕重失倫殊
未允協且本條發往伊犁之犯業經奏准改發極
邊足四千里充軍通行各省在案該撫援引舊例
亦屬舛錯除酌至再應依律改擬斬監候業經病
故不議外酌勝林曾至信應各依本律例更正惟
查率領家人隨從打奪律內只坐尊長其未經傷
人之卑幼律得不坐而現行例內隨從之卑幼雖
未傷人即照為從科斷查卑幼聽從尊長奪犯抗
差雖未傷人第既在場助勢即屬藐法自未便照

律予以不坐惟聽從打奪曾經傷人之卑幼無論致死與否律只坐流其未經傷人之犯若照例一併擬流是未傷人之犯與傷人之犯毫無區別似亦不足以昭情法之平應請嗣後凡尊長率領卑幼及家長率領奴僕僱工毆差奪犯並殺死差役案內隨從之卑幼奴僕僱工除曾經殺傷人者仍照律為從擬流外其未經傷人之犯於為從流罪上再減一等擬以杖一百徒三年以示區別而昭

平允如蒙

俞允 臣部俟下屆纂修律例之時即於例冊內修改明

晰以資引用並通行各省一體遵照所有此案聽從殺人之曾勝林應改依率領家人隨同打奪家人亦曾傷人者以凡人首從論律仍照尊長坐斬爲從坐流律註擬杖一百流三千里曾至官應即改照未經傷人者於曾經傷人之家人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新例杖一百徒三年惟查曾至官赴京所控各情現據該撫審屬全虛其誣告之罪例應擬軍應從其重者論曾至官除未經傷人爲從新例再減一等滿徒輕罪不議外合依蓦越赴京告重事不實發邊遠充軍例發邊遠充軍該

犯曾至宦曾勝林事犯在
恩詔以前曾至宦聽糾奪犯並未傷人其赴京控告亦
非罪干不赦所得軍罪應准援免後再有犯加一等
治罪曾勝林下手毆斃差役情節較重所得流罪
不准援免餘均應如該撫所奏完結逃犯曾大士
等仍令該撫飭緝務獲照例辦理謹
奏奉
旨依議
道光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
士戴公均元尚書韓公崶及諸侍郎

奏爲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直隸總督方受疇奏曲周縣地保

李廷傑於牌頭袁錦等毆傷張起家之後幫同揪

跌致傷赴縣稟控以致張起家氣忿輕生分別審

明定擬一摺道光元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硃批刑部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據直隸總督方受疇

奏稱緣據曲周縣民張發家赴步軍統領衙門呈

控地方李廷傑因向伊弟張起家索詐差錢與牌

頭袁浩等將伊弟毆傷身死歷控委員不爲究辦

訊供奏奉

諭旨此案著交方受疇親提人證卷宗秉公審擬具奏
欽此遵即准兵部將原告張發家咨解到直當經飭
提人卷來省督同研鞫緣李廷傑充當曲周縣袁
家莊地保與張起家同村無嫌該縣遇有派辦差
務向係借用民力按地攤派每地按畝派錢歷有
舊章從無更易該村牌保因催徵錢糧與派辦差
徭賦役皆從地出恐地戶影射隱漏致有偏枯故
於每年春初開徵時清查闔村地畝造冊備查由
來已久道光元年二月間該縣奉文派辦春差仍
照舊章每畝攤派大錢十文村民按畝完交大錢

三四文及六七文不等亦間有全數未交之戶張
發家名下應出錢文早經交給地保李廷傑等轉
繳二月十一日李廷傑與牌頭袁浩袁錦因時值
開徵邀同甲長楊明往各花戶開造地畝數目張
發家之弟張起家將己地三十三畝零開入冊內
李廷傑因錯記張發家尚有祖遺地五畝並未開
入往令張發家補開張發家以伊家祖遺地畝即
在三十三畝零之內嗔李廷傑賴其隱匿當向村
斥李廷傑不服致相爭吵時張起家趨至幫護袁
錦不依混罵張起家回詈袁錦氣忿用拳毆傷張

起家左腮脥李廷傑揪住張起家髮辮拉跌倒地
墊傷右後肋張起家益肆辱罵袁浩亦用腳踢傷
其左後肋經甲長楊明勸散十二日李廷傑因張
起家等地未眞確復向逞兇欲將張起家稟官究
治張發家聞知往向袁奎告述情由央令勸阻李
廷傑不允即邀同袁浩袁錦赴縣稟控張起家聞
知心懷不甘聲言欲與李廷傑等拚命張發家當
向勸慰詎張起家氣忿莫遏乘袁浩家內無人即
於是日潛往自縊身死經袁浩之妻袁王氏回歸
瞥見喊同張起家之妻張張氏御救無及報驗訊

詳飭審而張發家因李廷傑等既將伊弟毆傷後
行稟控以致伊弟氣忿自盡心懷痛忿先後赴府
道衙門呈控批飭究辦張發家復揑稱李廷傑向
伊弟張起家多索派差使費錢文與牌頭袁浩等
將伊弟毆傷身死赴臬司衙門呈控批經廣平府
飭委肥鄉縣會審因屍妻張張氏患病未到尚未
審結張發家又以前情赴步軍統領衙門呈控奉
旨交臣審辦當經先後飭提人卷來省督同司府審訊
前情不諱臣以該縣如果查照舊章每畝派大錢
十文何以張發家揑稱每畝派京錢二十八文誠

恐該縣藉差浮派及李廷傑等實有索詐毆斃情
事復加詰訊不特李廷傑堅稱該縣實只每畝派
大錢十文並無京錢二十八文之多張起家應出
差錢早經交完後因查造地畝清冊爭毆赴縣稟
控以致張起家氣忿自縊並非多索差錢起衅亦
非被毆身死卽張發家亦自認因弟張起家被李
廷傑等毆傷稟控致令自盡心懷痛忿是以牽砌
混控復詰不移案無遁飾將李廷傑等分別擬以
杖徒具
奏前來查例載誣告人因而致死者絞監候又律載

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各等語查威逼致死例內毆至殘廢則罪應擬軍毆有重傷則罪應擬徒僅只向毆則罪應擬杖是威逼之案雖輕重各有不同而在死者必因受其毆辱畏其强暴以致抱忿捐軀者始可律以威逼致死之條至被人誣告氣忿自縊是死者之自盡由於被其誣告負屈莫伸並非因被毆而自盡自有誣告致死本例在憑空誣陷者固例應繯首即挾出有因亦只可於本律本例量減不得比附牽混蓋誣告致死與威逼致死情事既相懸殊罪名亦輕重互異此案據

該督奏稱地保李廷傑因查造各花戶清冊有張
發家之弟張起家將地三十三畝零開入冊內李
廷傑因錯記張姓尚有祖遺地五畝未開令張發
家補入張發家嗔李廷傑賴其隱匿村斥致相爭
吵張起家趕至幫護被牌頭袁錦袁浩毆傷李廷
傑亦幫同將其毆傷次日李廷傑欲將張起家稟
究張發家央人勸阻李廷傑不允隨邀同袁錦等
赴縣以匿地逞兇等詞稟控以致張起家心懷不
甘氣忿自縊身死將李廷傑依威逼人致死律擬
以滿杖加等擬徒具奏臣等查閱原咨該村民派

辦差徭照地攤錢出來已久現在張起家等應出錢文已各按地照數交給李廷傑收繳八經張起家之兄張發家向李廷傑當面對明伊家祖遺地五畝即在所開三十三畝零之內是張起家之並無隱匿地畝李廷傑早已詳知乃復捏詞誣稟以致張起家氣忿自縊查李廷傑揪跌張起家致傷時若張起家因被毆當時氣忿自盡自應照威逼致死律問擬今張起家當被李廷傑毆傷時並無忿不欲生之心迨被李廷傑赴縣捏控始行忿迫自縊是張起家非因被李廷傑毆打威逼而死按

例李廷傑應照誣告人因而致死擬以絞候即以
李廷傑之誣稟尚與平空揑控者有間亦只可量
減擬流乃該督舍誣告本例於不議援引成遁擬
杖之條案關地保揑控鄉愚致斃人命罪名出入
攸關 臣 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詳核例案覆訊確
情另議具奏謹
奏奉
旨依議
咨安讅案此案旋據直督遵駁更正將李廷傑
照誣告人因而致死絞罪上量減一等擬流奏

結

容安謹按嘉慶二十五年秋

皇上御極　先公仰承

聖明垂詢時政　先公據所知者無不剴切詳明上陳

天聽用答

殊恩其愼密諸件向不存稿茲所載數條皆有關於時

務者緣奏時並無引摺其奏月日亦未經錄存

今不敢妄擬所載數件俱荷

聖鑒未蒙

硃批

一行政須持以靜也我

朝定鼎以來

聖

聖相承二百年來

世祖開創經綸十有七年

聖祖深仁厚澤培養生成六十一年丕基大定

世宗法令制度綱目畢張定百世昭垂之業

高宗恢張

皇度拓宇開疆

十全大武恩威所加

國家遂得永無遺患

福備功崇我

朝之盛莫極於此

大行皇帝整綱飭紀宵旰兢業二十五年有如一日伏見

皇上御極以來

淵默涵宏朝官不輕予易置法令一遵舊章抑倖躁之

風斥虛言之妄在廷臣僚無從揣測既畏

明罰之威又惕

沉深之度正以永極盛之

統業承大成之盛軌惟守之以靜持之以恆則培養元氣

萬萬年鴻基大業益得延洪無既矣

一刑名不可急於求供也命案重情或有疑竇當平情虛心審訊先將名供問定歸結時自有一定罪名總以供勘律以律定罪近年刑部遇有重大案件往往未經取供將案發略查遂有如何定結之見於是探試堂官主意偏寬偏嚴執一偏之見問去雖有至寬之情最利之口百喙亦不能辯夫愚民犯法披箝相加刑具在前威尊命賤兼之誘供取證設法務入於網古人所謂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者也

仁宗皇帝勤政恤民首重人命故於刑名尤為留意常有
奉
旨會審之案即日必須取供具奏供具時
召見刑部與之論說乃刑部藉此揣度畸重畸輕不免成
見且當日取供兩三時之內豈能磨得實情乃
一經具奏則是否冤抑不可再易照此問去遂
至成招所謂洽心當理者十案中未必不舛錯
一二又有堂官中以得情為見長一時具奏後
難更改名為急公而於案情愈失之矣應請此
後遇有疑重案件或交部或會軍機不必限以

時日先令明白司官妥細錄供何時供合再行

具奏

召見堂官時聽其具述不置斷語則無從揣度並可

諭令倘有審訊未真之處不妨奏明另簡不責以急切

定案不責其一時之誤庶實情可得而冤抑者

少矣

一直隸行營兵丁宜裁也查嘉慶十九年臣在直

隸總督任內經兵部行知總理行營王大臣綿

課等會議

鑾儀出入歷衛事宜內開直隸例站煖城站道管段所需

員弁兵丁撓令加倍增添等因先經署督臣章
煦議添兵六百三十餘名嗣又令臣酌議加添
因於例派一千四百五十名之外添派兵丁二
千名將備千把外委八十員分兩日輪流稽查
宿衛仍奏明將來酌量裁撤臣又面奉
大行皇帝諭旨此係伊等議添若不加添則隨從人等必
致將虛疑畏倶時常夜間聲氣轉不成事此後存記過
三四年後必須裁撤欽此欽遵臣隨於二十一年緣事
離任未經辦理查
聖駕巡幸隨扈官兵原有定額嗣後增添旋即奉

旨存記裁撤刻下未知已未裁撤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查明仍照舊章所有續添官兵悉行

裁撤以昭

聖武而節糜費至

鑾輿出入京營滿兵後添者似亦宜一體裁撤應請

飭下各該處查明辦理

一刁風宜先懲也尊卑有等上下有分故彝倫敘

而天下和平近時風氣內而司員外而州縣事

能挾制上司初時逢迎趨附惟恐不得其門繼

或得其懽心則挈其提拔照應旣已同氣則一

切贓私詭秘無不備知此日之交情即日後之
挾制更有貪鄙上官受其賕賂或收受别屬餽
送爲其所知亦是挾制之要亦有廉謹大員趨
奉之不可餽賂之不得而事又能明白在本署
本有莫可如何則搜剔其别支小節或委婉免
人叅劾或布揚謠言或倩人扳告或匿名揭帖
此事不行他術又起贓私難誣因公干議不去
之不已其不肖者同流合汚一任屬員驅遣政
事遂不可問其不爲所挾持者旣經謡詠誣扳
即事已大白而已驚心短氣不敢再有振作夫

官階品級即是等威近日民不畏小官小官不
畏大官大官則不知盡職即不敬
君
召對時但以唯諾磕頭即可敷衍思之誠為痛心是乃皆
可致因循疲玩極之即是致亂之階惟求
皇上慎重用人任則必專倘有辜
恩重予懲處任人專而持法嚴人分邪正事判公私大
公至正讒慝不行人心可定矣
一直隸兵糧有可裁也現奉
諭旨飭議御史條奏裁撤名糧一事臣前在直督接辦

前督溫承惠奏准熱河口外添設營汛官兵共
一千餘名又嘉慶二十一年臣離任以後添設
天津水師兵丁一千餘名查此二項兵丁均屬
無用如口外地方遼濶以千餘兵丁散布於數
千里內稽查巡邏勢不能周而且兵丁居住皆
係人煙稀少之處一切居家常用米鹽之類甚
有在數十里之外方能貨買苦累非止一端當
時招募既已艱難日久空缺空糧但有虛名若
果能整練精健則令口外蒙古生疑似此荒寒
廢弛亦徒增可笑至天津水師自二十一年喫

咭唎貢使去後乃議添設查暎咭唎國即係紅毛國去廣東澳門洋面路途遙遠程行須至一年有餘若遭風守水則二三年後方能到廣其國非以商賈為重出洋大船一隻貨本總值二百餘萬每船所載多不過千人米糧亦止載至二三年紅毛並非大國傾其國之所有萬不能有二十隻大船即便欲來滋事多不到二萬人且須載數年之糧行不識沙綫數年之路而且大船至天津不能進口須換小船即至進口前後無人上岸更不識路只剩孤軍一旅又何能

爲此三項兵丁似可裁撤無疑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查辦

一火器健銳兩營宜加簡練也查自乾隆年間建立兩營以來錢糧優厚操練亦精當西北兩路用兵之時京營極稱勇健迨乾隆三十九年臨淸王倫之案亦極得力至川楚教匪滋事之時又屢在川陝失事派去之兵所餘無幾在開州閒住經經畧奏送回京彼時

仁宗皇帝即以不能振作八旗深加懲飭嘉慶十八年河南軍務交臣帶領雖加鼓勵振作然爲日甚暫

接仗無多而留心察看本營官員章京但知給使當差求其漢仗技藝出衆强於兵丁者甚少推原其故艮由乾隆年間帶領得人而平日管理教練亦皆曾歷戎行素有聲望之人得以勇健

上聞是以

高宗皇帝御製詩文內屢稱八旗勁旅嗣後管理大臣均不免漸行疎懈又兼更事舊人漸少雖派多人該班操演竟成具文往往遇有本營陞調多簡趨奉奔走之人此外非情面即賄囑官員如此

兵丁可知八旗勁旅日漸廢弛實爲可惜 臣愚
昧之見請用更事舊人既能深知舊制又悉該
營利弊請
旨令其總理兩營俾得專司操練將近日惡習查明嚴
禁務使一兵有一兵之效責成既嚴既專於營
制必當有益
一求直言當分別款類以期實效也伏見
大行皇帝二十五年屢
詔求賢而諸臣負
恩言大政多不能辦不可行建一策非紛更即窒礙此其

無識迂遠情尚可原至有攻訐陰私毛舉細故或事係便其私利或藉公報其私忿因而通同朋比賄囑增營甚有求人代倩貨買摺底更爲可笑明爲直言封奏其實尚且營私毫無爲公之意方今
皇上沈幾御事開誠布公奏章可採者必俟斟酌萬當方肯施行其不可者亦僅予發還不加譴責
聖不自聖虛衷求治猥朔欽仰欽服均非虛詞頌祝仍
求
皇上降旨令九卿御史分別款類如軍務河工漕務鹽

務邊政賑務以及某省民風吏治地方情形之類

諭旨先指明一事令知者各舉所知明陳利弊如何興利如何去弊明白暢言不許諱飾其不知者不必勉強備經

面詢或廷試非本人自出者即請示罰如此逐件講求既不至於眩聽而諸臣中某可某事用某可某處用則事歸覈實而人才亦見矣

一匿名揭帖宜永遠禁止也查誣告有反坐之條越訴有妄控之罪如果情眞理直方且指證確

鑒唯恐無名至於匿名則何事不可誣不必身與質對而所誣之人業已被問何仇不可洩且事只常人或僅係官員亦尚無所關重倘所指竟係不可問之事大有關係之人又當何以處之且從前匿名之案甚多而皆係細故至嘉慶十八年賊逆大亂轉無一人知發亦無匿名揭帖則匿名揭帖只為私而反足亂公矣查例載匿名揭帖原係重辟拾得者例不查辦用意深遠之至

大行皇帝明鑒其非降

旨不准預辦誠爲
至理至明仍求
皇上週郵再降
特旨申明永禁
一明歲漕船宜及時先催也夫歲冬間臣在倉場
侍郎任內仰蒙
召見因黃水窄運面奏明歲漕船請
旨嚴飭有漕督撫此時黃水泛入運河須及早冬兌冬開
於春間三四月內趕駛渡黃前進務於秋間起
卸完竣不得遲悞仰蒙

仁宗皇帝允行屢降
諭旨嚴催而事機順利竟得於七月半前全行起卸回空
計去年漕船九月方得掃數回空而浙江幫於
年前尚未歸次因奉
嚴旨特催竟趕至今年七月半前全行回空比之去年早
至兩月有餘得以復七月半前空旋舊限是漕
船早回一日則早來一日遲回一日則遲來一
日一年趕早則此後年年可復七月空旋舊規
恐有漕督撫不經催飭少形疏懈則坐廢時日
又任遲延且經

特旨嚴催地方官員急於限期不暇刁難詐索於情濟

亦未必無益應請自於此時降

旨嚴催毋任遲延以符舊限

一法例宜從刪減也法原持天下之平例乃畫前

後之一

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法制律令業已大備例已足比

弊已周防近見六部常請修例尚書侍郎未必

皆本部出身之員司官中有出色者早已保送

陞遷其不出色者或懶惰不肖雖行走數十年

仍舊毫無知識於是委之於書吏書吏輒係熟

手何者便於作弊則存之例之本無者則婉轉增之其不便作弊者則改之或去之是例愈修愈多而書吏愈得高下其手更兼堂官遇事不敢作主以避專擅之名司官亦如此顧忌因而聽之於書吏書吏則具用新修之例堂官日避專擅之名而書吏之權愈重所以外省文武處分以及錢項銷算工程報銷未有不先通融而能辦理者查從前各部俱有一堂官主辦者稱又呼之爲當家司官則有主稿原因久任熟悉專門承辦故堂官能作司官之主司官能作書

吏之弊雖不能弊絕風清而亦不能聽書吏作
主後因避專擅之名遂至六部之權全在書吏
臣曾蒙
大行皇帝諭及六部堂官不及司官司官不及書吏之
旨誠為
至聖至明洞悉情偽方今
聖明在上凡事無不精益求精務求至當此後各處奏
章照例者飭部施行其事待奏請者必於例少
有未符應請於該部堂官中
召見一二人細加垂詢其不能答者即係曠官其能答

者令其陳奏准駁斷自
宸衷不假手部胥而書吏之弊可以少減至律例一遵
舊例爲是即請
勅下各部院衙門删改查辦
一小過宜加赦宥也立法宜嚴持法則宜於寬立
法嚴則人知大廷之可畏持法寬則人能措手
足下可盡其才於事可收使過之效且陛下雖
有才能尚
天威咫尺之地無不震懾况又生質不同新進者舉止
質野樸訥者拙於言語或管理事多而精神不

咎或自知有過而中懷恐懼一節有失遂致事事不能合宜無心亦似有心積小以至於大

上雖無疑下之心而下懷不自信之意有事不敢陳有言不敢盡但求苟免於一時之罰不顧公事之誤其去進忠補過之念遂遠而因循唯諾之風所由起也甚且

恩賞不敢為榮爵位不敢自信庸愚轉可幸藏其拙智巧因以遂其保身夫任事乃能有是非建白乃能有得失是與得未必見功而非與失必見勅罰轉以過大反可倖免而小過斷不可追在本

事原可直截了當而旁見曲解有慮之不可及
防之不可盡於是能者束手忠者卷舌冗關相
沿江河日下矣惟求
皇上開誠佈公大過必不可免若小過或諒其偶然或
矜其不能亦先明白
指示而後赦宥則人知感畏事可見功而下情上達
君臣相與以誠而人心可得人才可見矣
一方今人才宜急也伏見
皇上御政以來不肯輕於易置大員寬仁待下禮大臣
體羣臣 臣時時留心察聽在廷諸臣人人洗心

滌慮風氣頓然改觀惟大半限於才智或偷在
觀望不能奮興伏念
大行皇帝求賢望治宵旰惟殷又豈肯以名位爵祿官此
庸人實由風氣偷薄臣下辜
恩或傚衣因首矯飭清廉或順承緘默文其庸陋或譏訐
以示無私或曲小以明謹飭其他情僞百端一
時不能罄敘惟請於
召對之次令陳說其所見果有可採給以筆札即於
禁門之內指一靜處或滿或漢令其書寫即日進
呈可者採之能者賞之其不可不能者立予懲斥庶

平其中人才可見至外省人才前已奉有

諭旨令本省督撫據實保

奏仍請於廷臣中擇其公正可靠者一二人

面令密保立時令其書寫切實考語所保不實其人所

犯厥罪惟均然密保祇可行之一二人用之一

二次多則流弊必生私門大啓亦非細故

一軍機章京請無迴避也查軍機處總理機務事

務最繁非有才具優長滿漢皆通者不能充此

要差從前軍機章京皆係軍機大臣自行挑選

亦有大員子弟奉

特旨令其在軍機處學習事務者乾隆年間軍機章京內極有人才迄今大員不少經改爲各部咨送軍機處帶領引見記名後挨次補用後又經人條奏不許大員子弟挑送其父兄但歷至文三品至武二品卽不准其子弟在軍機處行走昨奉明降諭旨稽查軍機處御史業已裁撤是待親信以至誠存大體於不言大小臣工無不感服至軍機章京雖上供書寫而儲養人才不爲無益帶領引見挨次補用或可仍舊至迴避一節但用至大員卽不

可信非所以昭至誠也夫作弊與否視乎其人

大員得其人方且教訓其子弟立品學事將來

報

國若大員非其人則探聽機密又何必專用其子弟

是全在軍機大臣公正嚴密能教育人才正非

必大員子弟作弊而非大員子弟者即不作弊

也此事應否改舊之處應請

旨勅議施行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臣　自蒙

恩簡任以來勉力竭駑毫無報稱我

皇上不以爲愚鈍所有簡選武職官員驗看兵丁軍政
等事屢蒙
欽派暨京營官兵等步射騎射半經目覩伏思
國朝自開創以來八旗勁旅所指克敵制勝未嘗少
有挫折自設立營伍以後朋暇則講武以備不虞
遇有緊要事件朝傳夕至聲息相通碩法良規實
爲盡善盡美伏觀乾隆年間西陲底定兩金川蕩
平八旗勁旅所向無前第承平日久營則猶是營
也未必營營皆堅銳之營兵則猶是兵也未必人
人皆精練之士推原其故皆管理者不能實心挑

選教練又不能各盡其長即如嘉慶初年教匪滋事之時八旗兵丁前赴軍營其打仗出力者固不乏人而未能全數收其實効蓋由平日習練鎗箭刀矛管兵者俱視為具文官丁等亦祇知照例以致臨敵制勝之時勇悍者不過十之一二退避畏縮者比比皆然從來常勝之兵其中有一二畏縮者尚令全軍氣索況又有大謬不然者夫兵所恃者技藝而矢石交攻之際無勝算以乘之與無技藝等目下各營兵丁技藝何嘗不按月按日操演而技藝如何為精熟如何為虛實平素不講未見

可收指臂之效也應請
旨飭下管京營大臣令其各抒已見於本營內挑揀勇敢精悍之士可得若干人此等兵丁鎗箭刀矛何者爲其所長其或宜於平坦或宜於山澤或宜於步或宜於騎皆令其極盡精微不許以照例操演遂爾含混具奏即綠營兵丁亦應設法練習以期形勢堅牢有不可動搖之勢向來綠旗各營俱設常操至臨事可用者不過幾營如楊遇春楊芳等熟習情形曾歷行間之人伊等於本營之內俱另選有備戰之兵三五百名隨時簡練向年豫東教

匪竊發之時此項兵丁為一時諸營之最亦應請

旨嚴飭各省督撫提鎮各路兵丁如何操演所恃何技

實可備戰兵丁若干相度本省人情地勢如何操

演為得法

令其詳悉具陳不得朦混敷衍將來訓練熟習之時遇

有

欽差滿漢大臣等過境亦可就近閱看不職者嚴參懲

辦庶京外營伍一體整齊且不徒滿漢兵丁可收

實力藉此亦可以廣獲人材於現在養兵情形似

有裨益 臣 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聖裁謹

奏

邢文毅公刑部尚書奏議卷五十二下